

魏

書

二九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魏書七十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  
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  
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叔業少有  
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蹟歷右軍將軍東中

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  
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爲豫  
州引爲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  
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  
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  
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  
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  
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  
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

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儉陋也韋云伯父儀服  
誠爲美麗但恨不晝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  
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  
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  
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兖以其去建鄴近受  
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  
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  
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壇場急則引魏力

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  
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  
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  
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  
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勦力自保若  
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  
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  
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  
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



馬步二万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  
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  
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  
矣叔業沈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  
訪入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  
新之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  
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  
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  
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

敏秀發英款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  
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充  
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  
使返有勅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  
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孑遺國有瓦  
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具禍萌  
翻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勲前  
即勅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揚大眼奚

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  
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  
卿其并心勦力同斯大舉殊勲茂績職爾之由  
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勅與州佐吏及彼土  
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軍未渡淮叔業  
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  
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諡忠武  
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一  
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蒨之字文聰仕蕭鸞為隨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譚紹封

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為小驚逸手自殺之然  
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  
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肅子紹俱  
為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貞外常侍遷輔國將  
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

關西

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  
鸞麻莅羽林監入國以父勲授通直散騎常侍  
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內史固辭  
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  
稱入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茌縣出爲  
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  
退守岐州爲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爲賊擒  
送於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  
刺史

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儁居龍武定中負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  
諧善鼓琴藹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歷通直散騎  
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  
彥先景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  
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出爲趙

郡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  
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爲愉拘執踰獄  
得免仍爲沙門潛行至洛愉平勅還郡延昌中  
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州  
刺史諡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貞外郎轉給事中  
永平中丹楊太守後襲爵冀州大吏賊起勅爲  
別將行勃海郡事後州軍爲賊所敗遂圍郡城  
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

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  
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  
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  
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  
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  
將馬仙琕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



國侍郎韓方輿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  
報崇曰比因大水踴踴不免羣情所逼推爲盟  
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  
吏願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  
陽太守謝靈寶勅水軍討絢絢率衆逆戰神等  
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剋  
柵衆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爲村民所獲至尉升  
湖絢曰吾爲人吏反而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  
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勳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敎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卿後

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闔門歸款子昕愚昧爲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楊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怏怏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

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  
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  
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  
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  
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  
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  
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案律在邊合  
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  
在京稱詔聚衆誼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